

◎ 广州文物考古研究丛书 ①

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 考古调查报告

韩维龙 许永杰 主编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

编著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 / 韩维龙, 许永杰

主编.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62-2584-5

I. ① 广… II. ① 韩… ② 许… III. ① 文物—考古发掘—发掘报告—广州 IV. ① K872.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2845 号

书 名 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

Guangzhou Conghua Liuxihe Liuyu Kaogu Diaocha Baogao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9 楼、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蚁燕娟

文字编辑 张申申 周振宇

装帧设计 紫上视觉 刁俊锋+黄隽琳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横枝岗 64 号大院 9 号 邮政编码: 510095)

规 格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字 数 1073 千

印 张 46.7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2-2584-5

定 价 388.00 元

广州文物考古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韩维龙

常务副主任 朱海仁

副 主 任 张强禄 易西兵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强 邝桂荣 吕良波 朱明敏 朱海仁

闫晓青 李克义 张金国 张强禄 陈 馨

易西兵 胡晓宇 韩维龙

本 书 主 编 韩维龙 许永杰

副 主 编 张强禄 关舜甫 曹耀文

序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清初岭南著名诗人陈恭尹登镇海楼吟出的佳句，也道出了广州的地理区位。广州，地处中国三大水系之一——珠江的入海口，南邻大海，北通中原，北江、东江、西江在此交汇于珠江，穿城而过。

江河孕育人类文明。先秦时期，岭南为百越聚居之地。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是广州建城之始。秦汉以来的2200多年，广州城以今北京路、中山四路为中心不断扩展，并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保持与世界的交往，持续繁荣，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港口和商业都会，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古代的岭南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史家关注有限，历史记载不多。要全面探索古代广州的历史，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广州是中国最早开展近现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城市之一。早在民国时期，广州地区已经有学术团体开展考古活动。1953年，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开创了广州的现代考古事业，此后60余年，几代考古工作者配合城市建设在广州古城及近郊抢救和保护了大量考古遗存，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南汉二陵等重要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广州的城市考古和考古遗产保护受到各级领导、考古同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这些考古遗存的发掘、保护和研究，考古人员基本厘清了广州自秦建城以来2200多年的发展轨迹，历史时期的广州城日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但是，广州地区的人类历史远不止2200多年。广州建城以前“百越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跟长江流域的人类怎样交流？南越文王墓和其他臣民墓葬中越人土著文化因素的根基在哪里？要解决这些诸多问题，需要考古人员扩大视野，在广州古城以外区域探索先秦时期的人类足迹。新世纪以来，围岭、狮象岩、横岭、浮扶岭等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广州地区先秦文明打开了大门。

2013年底，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文物部门对流溪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丰富广州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正是在陈建华等领导的关怀下，流溪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工作

正式启动，这也是广州第一次针对一条河流开展主动性的地下文物考古调查，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从2014年5月开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密切合作，分别组成调查队伍开展工作。在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考古人员不畏艰辛，躬勤黽勉，跋山涉水，迎着烈日，克服烈日蛇虫之扰，对流溪河流域从化段的山岗、河谷、平原等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田野调查，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深知炎炎夏日在树林和草丛中钻行调查之苦。在此，我要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付出必有收获。从化流溪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调查发现各时期遗址361处，其中先秦两汉时期遗址300余处，此外还发现了其他时期的墓葬、窑址，以及古建筑和碑刻、摩崖石刻等遗存。《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就是此次考古调查成果的集中体现，这也是从化流溪河流域地下文物资源最全面、最细致的梳理和总结。此次考古调查成果为下一步探索流溪河以至广州地区的先秦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也为将来在城市建设中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名广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我为此次调查取得重要成果以及报告及时出版感到高兴，要向参与田野调查和报告编写的考古人员表示祝贺，同时也要对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广州地区埋藏的丰富文化遗存是广州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雄厚资本，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广州强化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性交通枢纽地位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厚历史土壤。

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辈的责任和使命。我相信，有广州市委、市政府重视、专家指导和社会各界支持，广州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将会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是为序。

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文物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永强

2017年7月

前言

随手翻着这本700多页的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的样书，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审核，三年多的光阴时而模糊时而犹新。2014年初，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广州市文广新局”）根据时任市长陈建华的意见，指示我院组织进行流溪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时任支部书记的我不顾已57岁的高龄，自告奋勇，亲自带队在从化的山水之间寻找先辈留下的踪迹。从化山高林密，草木茂盛，沟壑纵横，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错，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在近一年的野外调查时间里，我们的考古队员每天披荆斩棘，不惧蚊虫叮咬，不怕骄阳酷暑，奔波于山岭之间，辛劳于河溪之滨。大家的心血和汗水没有白流：新发现了300多处古代文化遗存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流溪河属珠江水系北江支流，发源于广州市东北部的从化区吕田镇与惠州市龙门县交界的桂峰山至大岭头一带，从东北到西南流贯全从化区，后经广州郊区汇入花都的白泥河，经珠江三角洲河网注入南海。流溪河流经的从化位于珠江三角洲向粤北山区延伸过渡地带，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流溪河干流纵贯全境，两岸发育众多二级支流。

流溪河是广州的母亲河，是广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同时又是广州的后花园，自然地理环境十分优越，流溪河流域同时还是广州先秦遗址分布较丰富的区域。20世纪50年代在从化便已发现有先秦时期印纹陶片，广州历次文物普查工作在从化亦登记了一些文物埋藏线索。2002年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从化吕田发掘重要的狮象岩遗址；2008年、2012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吕田盆地、安山盆地进行过两次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先秦文化遗址；2013年，为配合大广高速公路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从化横岭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的遗址。

2013年，《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颁布实施，明确提出广州市人民政府应定期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在本规定公布实施一年内公布本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并根据文物考古调查、勘

探的结果,及时公布后续划定的地下文物埋藏区。2013年初开始,广州市文广新局便着手布局本市范围内的文物资源调查项目,相继开展了多项考古调查项目。2014年,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更是直接批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要做好流溪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工作。

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的提出和实施便是为摸清家底而开展的主动性调查项目,期望通过系统性调查比较全面地掌握流溪河流域地下文物资源埋藏的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开展田野调查和资料的整理工作,在广州市文广新局领导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组建考古调查队,于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在从化区流溪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上游吕田、良口、温泉镇的调查工作,中山大学调查队负责下游江埔、城郊、街口、太平、鳌头五镇的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在前期工作积累的经验基础上,采取区域调查的方法,从河流源头往下游调查,沿着河谷两岸或者盆地边缘的台地、低矮山岗、河岸阶地、平原及平原上独立的小山丘分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并将调查发现的古遗址、墓葬等文物资源和已调查区域在1:10 000比例尺地形图上进行标注,为未来考古工作提供详实基础资料。

二

田野考古调查成果丰硕。截至2015年5月,基本完成从化区流溪河流域文物资源考古调查,共计复查和新发现各时期遗址361处,绝大多数为新发现遗址,特别是300余处先秦两汉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流溪河流域文物资源。此外还新发现地上墓葬13处,古建15处和少量碑刻、摩崖石刻等。试掘了一处明代窑址,发现阶级龙窑一座,出土大量瓷器标本和垫饼,填补了从化区瓷器考古的空白。

我们初步将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为前后发展的七期:(1)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以绳纹、曲折纹等印纹陶为特征,夹砂灰陶为主,陶质坚硬,少量夹砂灰、黄软陶,可辨器形以圈足壶、罐为主,少量尊、器座、纺轮等,还采集一些石铤、石斧、箭镞、砺石、穿孔石器,文化面貌兼有珠三角印纹陶文化和粤东虎头埔文化两种特征,部分可见粤北石峡文化特色。(2)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夔纹、重菱形纹、方格纹、篦点纹陶片为特征,泥质或夹细砂硬陶为主,灰陶、灰褐陶居多,可辨器形有各形制罐、瓮、簋、豆等,整体文化面貌属典型夔纹陶类遗存。(3)战国至汉初,以米字纹、方格纹陶片为特征,泥质或夹细砂硬陶为主,灰陶、灰褐陶居多,可辨器形有各形制罐、瓮等,整体文化面貌与战国时期分布于广东地区的米字纹陶遗存相类同。(4)汉代,见于少量遗址中,遗物可见少许方格纹陶片。(5)晋南北朝时期,见于两个遗址,试掘墓葬砖室墓一座。(6)唐宋时期,以器表施黑衣陶片、青瓷器为特征,陶器可辨器形以大型的瓮、罐为主,青瓷器多为碗等,分布较广泛。(7)明清时期,

以青花瓷和釉陶片为特征，遗物分布广泛，与现代聚落分布情况相同。

整个流域的文化编年序列基本构建起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是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滥觞时期，发现遗址数量最多，已发掘的狮象、横岭遗址皆以该期遗存为主要面貌特征，可见于整个流域。西周至春秋的夔纹陶时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遗址集中分布于灌村盆地。战国至南越国的米字纹陶时期，遗址数量与前期大致相当，但出现灌村盆地和吕田盆地一南一北两个文化遗址集群区域。汉晋时期，整个流域的遗址发现极少，文化极尽没落，仅有少量遗物散见于个别遗址中，不成气候。直至唐宋时期，遗址数量有了大幅回升，以灰黑陶罐残片和青釉瓷片为主要内容的遗物散见于整个流域，此种文化繁盛态势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聚落规模达到鼎盛，与现代村落布局相近，基本奠定从化当下行政区划结构的基础。

遗址分布规律性特征相当明显，主要分布于流溪河支流经过的大型河谷或盆地内，占比超90%。从遗址地形地貌特点来看，先秦时期，随着时代发展遗址分布规律是由山地不断向低地变迁的；同时，河谷和盆地边缘，临溪流的低矮小山岗、缓坡、台地等区域是遗址集中分布区。既往研究表明，先秦遗址的分布受自然地形地貌的影响很大，从化流溪河流域遗址集群分布的特征一方面给遗址资料的归纳整理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可在区域统合整理的基础上研究遗址分布规律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编年及时空关系的研究。本报告在介绍调查成果时，以大的自然地理单元为一个章节，各地理单元内遗址进行分期和遗址分布规律进行分析，结语部分对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学文化遗存编年序列和遗址分布规律进行归纳总结。

2014年12月20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北京大学赵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斌、邓宏文、尚杰、李岩，广东省博物馆魏峻，中山大学姚崇新、金志伟等专家学者，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听取了流溪河流域文物资源考古调查成果汇报，对考古调查和试掘所获文物标本进行了观摩和分析。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此次调查取得的巨大收获，指出“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超出以往对该地区的了解和认识，极大地丰富了珠三角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资料”。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认为：“此次调查成果让人振奋，发现遗址数量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调查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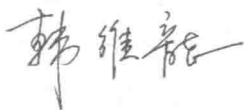
我们深刻意识到，此次考古调查工作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如调查以地表踏查为主，在遗存分期时，因缺乏科学、严谨的地层学和年代学参考依据，仅依周边既有考古成果的对比分析来研究，在遗物时代判断、遗存分期等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可探讨空间。调查虽力求覆盖整个从化地区，但实际调查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遗漏，滘江（二）河流域及从化十余个大型自然地理单元之外的高山丘陵地区是未来调查需要下功夫的区域。重要的是，面对这300多处古文化遗

存,进一步的发掘研究非常紧迫,建立流溪河考古基地迫在眉睫,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协调,分别建立流溪河考古横岭基地和狮象基地,这是今后的研究和利用基本保障。

从化区历次文物普查对全区地上文物资源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登记保护,此次考古调查对象设定为地下文物资源,但考古队在调查时,在部分区域仍发现一些未被登记的地上文物资源,如古祠堂建筑、碉楼、古道、墓志、碑刻等,这些文物资源亦是广州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未来可设立以地上文物资源为调查对象的专项调查项目。此外,结合此次考古调查经验,我们认为区域系统调查理念和方法在南方田野调查实践中的运用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此次调查实践能为南方地区考古调查工作总结经验,尽快地摸索出更适用于南方地区考古调查的方法;同时,学术界已经使用的较多且成熟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测绘等新技术、新方法,亦可尝试运用到今后的考古调查工作中。

考古成果的应用,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怎样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广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建立考古基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将考古成果进一步梳理,根据文化内涵和保存状况,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永续保护。为此,在考古调查结束后,我们即着手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今天,这本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终于面世了。在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夜以继日,完成了田野调查,完成了资料整理,完成了报告的编写。全面完整地将成果报告出来,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此,向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陈建华主任、陆志强局长、赵冀韬副部长、刘晓明总工程师,以及从化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中山大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和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特别是原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项目立项、开展等各环节均做出重要批示,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本报告是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成果的集大成者,凝聚了众多考古工作者的心血,虽因我们能力水平有限而存在各种不足与欠缺,但相信本报告的出版,将为加强广州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推动我市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

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队领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2017年7月

凡例

1. 本报告名为《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收录了从化区流溪河流域内已发现的所有地下文物资源，其中绝大多数为此次考古调查新发现。同时，为完整反映整个从化地区的地下文物资源埋藏情况，将不属于流溪河流域、但位于从化行政区划内的地下文物资源亦一并收录。

2. 此次考古调查以地下文物资源为主要对象，报告只收录了从化区划内的地下文物资源，包括地下遗址、地下墓葬、窑址等，而地上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道、码头等未作收录。

3. 遗址确认是此次考古调查遇到的一个较困难的问题。囿于地表植被茂盛、文化层堆积浅（或无）等原因，此次调查时多数情况仅能在地表采集少许文化遗物，而文化层堆积、遗址性质、面积、功能等情况多难以确认。鉴于这种情况，此次调查对于遗址的确认标准为：调查时只要在地表发现一件或一件以上文化遗物（陶片为主），即认定为一个遗址。遗址面积及大小一般参考遗址所处的自然地理单元以及遗物分布范围来估测，但由于未进行勘探及发掘等工作，遗址的实际面积很难最终确定。

4. 本报告在遗址命名上，遵循以下原则：以遗址所在地形的小地名命名为主，如“斜仔凹遗址”“锅盖岭遗址”等。当一个小地名，如较大体量山岗，区域内分布多个遗址时，采取在小地名后加数字序号的方式命名，如“山形1号遗址”“山形2号遗址”等；或在小地名后加方位的方式命名，如“鸡公髻西遗址”“鸡公髻南遗址”等。当小地名出现重复时，采取在小地名前加上所属村级行政区划的方式命名，如“（中田）大凹遗址”“（石南）大凹遗址”“（龙新）圆墩岭遗址”“（源湖）圆墩岭遗址”等。当无法获知地形名称或无名称时，便以就近村落名称来命名，如“陈洞遗址”（近吕田镇桂峰村陈洞村）、“汤屋遗址”（近温泉镇石南村汤屋村）。单个遗址内如两个或两个以上遗物采集点相距较远，以英文字母“A”“B”……别之，如“胜航岭遗址A点”“胜航岭遗址B点”“胜航岭遗址C点”等。

5. 遗址为复查的, 皆在遗址名称后面标注“(复查)”, 并在遗址介绍中做详细说明, 未标注说明的为此次调查新发现遗址。

6. 遗址保存现状, 使用四个等级分类: “好”, 指遗址地形地貌未遭明显的改变和破坏, 基本保持原貌; “较好”, 指遗址地表经小规模耕作, 地形地貌遭较轻微改变和破坏; “一般”, 指遗址人类活动较频繁, 原始地形地貌改变或破坏较明显; “差”, 指遗址遭到人类活动破坏, 如开辟梯田、取土等, 原始地形地貌遭改变或破坏很严重。

7. 本报告所涉及的面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遗址所依托的山岗、缓坡、台地、阶地、平原等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面积, 为在大比例地形图上直接测量的投影面积; 一种是遗址地表采集遗物的分布面积, 为遗址最外围遗物连线围成区域的面积。遗物分布面积往往小于地理单元面积, 但二者可能均不是遗址的实际面积。

8. 遗址所在地行政区划存在两套体系: 一种是市、区、镇(街道)、村(居委会)四级, 如长岗遗址行政归属为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桃莲村; 一种是市、林场、村(工区)三级, 如上黄谷田遗址行政归属为广州市流溪河林场谷星村。

9. 遗址的位置标示有两种方法: 一种为绝对位置, 由经纬度和高程表示, 此次考古调查所用GPS数据采集器是由南方测绘生产的S750 GIS手持机, 测绘位置多为遗物分布中心点; 一种为相对位置, 即距离附近典型标志点(村落、山体、河流、工厂、学校等)的直线距离, 为大比例地形图上测得的直线距离。

10. 山岗、台地、平原、盆地、河流等地理单元名称, 若《从化地名志》《从化市志》等文献或地形图上已有记载、标示, 便直接采用; 若文献无记载或地形图没有标示, 便采用附近村民的通俗称谓。河流名称还参考了《从化市民政局地名公告》(从府地名〔2014〕15号)等文件。

11. 2014年1月,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更名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故本报告中所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实为同一单位, 只是更名前后的称谓不同, 特此说明。

12. 2014年2月, 从化市撤销县级市, 变更为广州市辖区, 管辖行政区域不变, 本报告中所见“从化市”“从化区”为更名前后的称谓。报告中涉及的部分文件下发时依然称为“从化市”, 为保持文件原真性, 保留“从化市”称谓; 但本报告编写过程中, 如无特殊原因一律使用“从化区”。

13. 报告中所有地图仅作示意, 界线均不做权属争议依据。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001
第一节 调查区域概况	003
第二节 调查区域考古简述	013
第三节 此次调查概述	018
第二章 流溪河流域调查成果	027
第一节 吕田盆地	033
第二节 安山盆地	103
第三节 鸭洞河谷	129
第四节 S354沿线	167
第五节 桃园盆地	237
第六节 灌村盆地	307
第七节 卫东片区	421
第八节 留田坑谷地	431
第九节 凤凰水流域	445
第十节 锦洞水河谷	473
第十一节 沙溪河流域	495
第十二节 流溪河其他区域	521
第三章 从化其他区域调查成果	599
第一节 滘江（二）河流域	601
第二节 三村盆地（莲麻河流域）	611
第三节 鱼洞盆地	622
结语	625
附录 广州从化流溪河流域遗址登记表	663
后记	717

插图目录

图1 从化流溪河及珠三角河网水系图	004	图36 黄牛山2号遗址远景(东南—西北)	056
图2 从化河流水系图	007	图37 黄牛山2号遗址采集遗物	057
图3 从化流溪河流域遗址分布图	029	图38 黄牛山2号遗址采集陶罐口沿(011: 标1)	057
图4 吕田盆地遗址分布图	035	图39 蛇丘遗址远景(西—东)	058
图5 陈洞遗址远景(西—东)	041	图40 苏湖顶遗址远景(西北—东南)	058
图6 陈洞遗址采集遗物	041	图41 苏湖顶遗址采集遗物	059
图7 陈洞遗址采集遗物	042	图42 苏湖顶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59
图8 陈洞遗址采集遗物	042	图43 大丘山遗址远景(北—南)	060
图9 田头山遗址远景(西—东)	043	图44 大丘山遗址采集陶罐(014: 采1)	060
图10 田头山遗址采集遗物	043	图45 花岭遗址远景(北—南)	060
图11 田头山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44	图46 花岭遗址采集遗物	061
图12 东岗仔遗址远景(南—北)	045	图47 花岭遗址采集石器	061
图13 东岗仔遗址采集遗物	045	图48 花岭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61
图14 东岗仔遗址采集陶器	046	图49 高平顶遗址远景(西—东)	062
图15 东岗仔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46	图50 高平顶遗址采集遗物	062
图16 禾塘岭遗址远景(北—南)	046	图51 宁兴古庙遗址远景(东北—西南)	063
图17 禾塘岭遗址采集遗物	047	图52 宁兴古庙遗址采集遗物	063
图18 禾塘岭遗址采集陶罐口沿(004: 标1)	047	图53 宁兴古庙遗址采集石器	063
图19 禾塘岭、胜丰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48	图54 宁兴古庙遗址采集石器	064
图20 胜丰遗址远景(南—北)	048	图55 戏岗顶遗址远景(北—南)	064
图21 胜丰遗址采集遗物	048	图56 戏岗顶遗址采集遗物	065
图22 蚊山遗址远景(南—北)	049	图57 中平顶遗址远景(西—东)	065
图23 蚊山遗址采集遗物	050	图58 中平顶遗址采集遗物	066
图24 蚊山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50	图59 中平顶遗址采集石器	067
图25 太平山遗址远景(南—北)	050	图60 中平顶遗址采集遗物	068
图26 太平山南坡采集遗物	051	图61 中平顶遗址采集陶罐(019: 采10)	068
图27 太平山遗址采集遗物	052	图62 中平顶遗址采集遗物	069
图28 太平山遗址采集遗物	053	图63 中平顶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70
图29 太平山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一	053	图64 海螺滩遗址远景(南—北)	071
图30 太平山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二	053	图65 高顶湾遗址远景(西—东)	071
图31 颐养院遗址远景(东南—西北)	054	图66 旺水口遗址远景(南—北)	072
图32 颐养院遗址采集遗物	055	图67 旺水口遗址采集遗物	072
图33 黄牛山1号遗址远景(南—北)	055	图68 旺水口遗址采集石铤(022: 采1)	073
图34 黄牛山1号遗址采集遗物	055	图69 旺水口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73
图35 黄牛山1号、2号遗址采集陶片纹饰拓片	056	图70 大墩遗址远景(东—西)	074